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桑貝內·烏斯曼著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塞内加尔〕桑貝內·烏斯曼著

黎 星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Sembene Ousmane

Ô PAYS, MON BEAU PEUPLE!

«Le Livre Contemporain-Amiot-Dumont».

Paris, 1957.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书号 151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135,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6 \frac{1}{16}$ 插页 8

196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60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桑貝內·烏斯曼

131370 64/05

前 言

今天，有一个强大的呼声震撼着世界。这声音，使得爱它的和恨它的，都无法迴避。这就是来自黑非洲的，爭自由，爭解放的奔騰澎湃的呼声。塞內加尔作家桑貝內·烏斯曼的《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就是反映这一斗争现实的书。这是一本充滿鮮明的爱与恨的书。当作者接触到他那亲爱的土地和人民时，他的篇章上是那样温柔，閃光，芬芳；但当他一旦轉向欧洲白人殖民主义者时，他的憤怒象鞭撻、利劍、閃电。

問題当然不在于抒发了作者的爱与恨，問題是它有一种思想与艺术的力量，在吸引着讀者爱什么和恨什么。你讀到那莽无边际的热带森林，草原，河流，美丽的翠鳥，香气醉人的芒果树，海洋上吹来的風，优美的月夜，你看：“一只独木舟在几顆惨淡的星光閃耀之下，向西滑行。船桨有节奏地划着水。……月亮在夜色中升上密树丛的上空，乳白色的月光照滿了河面。夜鳥的鳴声同鱷魚拍水所发出的咕嚕咕嚕声交織在一起。”“烏馬尔（这本小说的主角）的漆黑的皮肤上濺滿銀色水珠，閃着亮光。寬闊的肩膀，魁梧的体格，突出的肌肉，灵活的关节，活似一尊烏木雕成的神象。”还有那“远处赤紅的地平綫上升起淡藍色的热气”的黎明，这时，你能不爱嗎？而讀者，你要知道你所爱的是真正的黑非洲。可是，几个世紀以来，这可爱的地方却被殖民主义者蹂躪着，毀謗着，他們从这儿榨取着黄金与鮮血，而誣蔑这里是

“愚昧”“野蛮”的土地与人民，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屈辱的现实吗？正是这样的人民用劳力与智慧创造财富，承受着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请看这本书里这一页：

妇女们好像并不怎样痛苦；在沉重货包的压力下，她们鱼贯地走着，花生袋子勒紧了她们的脖颈。汗像水洗一样地从她们那失去了色泽、半裸着的身上流出来，同红色的尘土混在一起，在腰间形成一道带子。在这些女搬运工里，既有非常年轻的、体态完美的姑娘，也有仅仅用一块破布片遮着搭拉下来乳房的老太太。她们在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面前走过，每背过一袋，这个人就给她一根签子。……这时乌马尔正在注意着这一列象条锁链似的搬运女工中打头走的那个姑娘。她带着受压迫者的姿态唱着歌。生活使她养成唱歌的习惯，她用歌声来粉饰现实。妇女们齐声应和着，仿佛要用歌声压住哭声，来忘记浑身的劳累。她们象当地举行宗教仪式时一样地唱着。歌声是哀怨的，不是快乐的。一个歌儿唱完了，她们又齐声唱一支新的。这是一首贫困的歌……她们永远过着贫困的日子。

在这悲惨的殖民地场景描叙后，作者写了这样入木三分的一小段：

船长一面向乌马尔转过脸来，一面嚷着：“鲍斯科，把我的皮鞭拿来。我让他知道知道，在这里谁是主人！”

听！这是多么蛮横霸道的一句话。是的，在这本书中，究竟谁勤劳可爱，谁残暴不仁，谁是主人，谁是侵略者，难道还不十分清楚明白吗？

黑非洲人的声音是真挚、宽厚而宏亮的。我们在塔什干会议上，听到乌斯曼——这个塞内加尔优秀的作家，黑非洲的优秀儿子，从文化方面讲到了他们的历史的遭遇。

在非洲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文明的毁坏者，帝国主义者们的确曾经否认，或者曾经想法使人忘记，文明是一个跟着一个诞生和毁灭

的。因此，在苏丹的墨洛文明衰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古代埃及文明的诞生和登峰造极；当后者衰微之后，就是光辉灿烂的加纳帝国的发展，它的版图从现在的尼日尔直到大西洋，也就是说直到塞内加尔。加纳衰败之后，马利、宋腊伊、芒丁、莫西、贝宁、伏洛夫（今塞内加尔的别名），就相继放出了它们的光辉，直到最初的外国侵略者到来之时。

但是，帝国主义者不仅攻击我们的历史，他们还割裂我们的地理，分割我们的山脉和山谷，深深侵入我们的国土，把雄狮任意割裂吞并。本来是一个和谐而美丽的整体，他们却把它变成琐琐碎碎的一堆，强迫我们可笑地谈论一种苏丹文学或塞内加尔文学，尼日尔文学或上服尔达文学，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一个源泉，都充满着黑非洲的精髓，全都是同一个传统的支流。

破坏这个“古典的统一”，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在贩卖奴隶时期进行的这种严重破坏，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文化所欠下的第一笔头等巨债。

在充满阳光与玫瑰的塔什干，乌斯曼代表黑非洲发出对帝国主义者的控诉。

这儿所说的一切，是残酷的，但是现实的。塞内加尔就这样成为法国在西非最早的殖民地。法帝国主义象水蛭一样依附在这丰饶的大陆上，吸着黄金、象牙、香料、矿藏、奴隶、血与生命，已经三百多年之久了。但如果谁在黑非洲只看到这一面，那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巴黎的珠光宝气正建筑在黑非洲的鲜血与尸骨之上，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切罪恶的现实，召唤着黑非洲的前进，这受难的大地升起的大火，也正是黑非洲人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朝霞。因此，一个广阔而美丽的黑非洲，正象通红的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了。人民终于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在我们所处的世纪里，我们将看到拉丁美洲、黑非洲、一个大陆继一个

大陸，像雄獅一樣怒吼着站立起來，這是我們人類歷史中大有希望的年代。毫無疑問，反殖民主義鬥爭，將成為一個遼闊的戰綫。正如喀麥隆作家馬蒂普在塔什干告訴我們的：“在我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反殖民主義鬥爭。”

現在，塞內加爾作家烏斯曼以他這部出色的小說証明了這一點。誰能否認這才是黑非洲的真正的文學呢？而它預告一個受難的黑非洲的消失，一個自由的黑非洲的崛起，將獲得全世界兄弟的歡迎。

但是，現在有這樣一種論調，他們反對亞非文學反映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民族，求生存，求解放，不再當作奴隸被人販賣，不再作為弱者被人欺凌的鬥爭。他們攻擊提出反殖民主義問題是“政治宣傳”，他們以“超政治”來欺騙作家，要求作家“不要讓政治或主義擋住或歪曲自己的視力”。因此，他們叫嚷應該“反對作家反殖民主義的傾向”。顯然這是從殖民主義者那里吹出來的調子。這只有對劊子手，對屠夫們才是有利的。持這種論調的人的目的是讓文學化為“潔白”的玫瑰花去掩蓋殖民主義的血污。老實說，我們不只一次地聽過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了。這些論客，他們很象帝國主義在開始侵入東方年代里，派遣來欺騙、愚弄人民的“傳教士”，他們鼓其如簧之舌，打着“慈悲”的手勢。他們的實際作用就是當屠刀已經架在脖頸時，勸被殺者；當別人打你左臉時，你應該把右臉也送上去。事情很清楚，當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和赤手空拳的被侵略者決鬥時，你自己袖手旁觀，也勸旁人袖手旁觀，事實上，這不是幫助侵略者是什麼？這跟當縱火者在嬉笑，被焚者在掙扎時，你要求人們袖手旁觀，有什麼不同？而這就是這些先生們的“超政治”的“人道主義”。

在文學上，他們所謂的“超政治”就是要作家不要忠實於自

己的人民，自己的时代。当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在反抗斗争中流血时，去背棄他們，世界上难道真的有什么“超政治”嗎？他們的“超政治”不是旁的，就是要人們屈服于給帝国主义作順民的政治。让作家在斗争中不唱英雄的歌，而唱奴隶的歌。

我想在这儿談談生活。誰都知道：文学与生活，就象树生长于母亲的大地。一个文学家的思想、感情、創作材料、形象、語言，都来自生活。

是的，生在为解放自己而蓬勃斗争的火焰之中，如果他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作家，他首先注目的，不是他所生存其中的现实生活嗎？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真正黑非洲的现实生活。

黑非洲长期的遭受着强横、殘暴的迫害。人們很难估計黑非洲在販賣黑奴上究竟流了多少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引过他称为“一位把基督教义当作专长的人”威廉·霍維特的这段话：“世界各地所謂基督教人种对于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种族所加的野蛮的行动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凶猛的无教育的无情的无耻的人种都不能比拟的。”^①一个黑奴販賣者德格朗普萊說过：“應該承认，我們是在他們过度的劳动上发了財。如果我們从他們的血汗中所能取得的价值等于购买他們的身价，那么我們就不怕累死他們了。”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森然的供詞。据杜波依斯估計，要运一个黑人到美洲，至少要有五个黑人死在非洲或船上。因此在黑非洲通向海口的通路上到处白骨累累。

这是販賣。让我们再来看看屠杀：这是一个法国軍官的目

① 見《資本論》第1卷94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賭者的筆記：

圍城之后，繼之以突擊。巴·貝姆巴自殺了。法方下令搶劫。所到之處非劫即殺。全部俘虜約達四千人，都象牲口那樣聚集成群。

上校開始作分配戰利品的工作，他親自在記事冊上寫下了分配辦法，後來又放棄了那辦法，却說：“你們把這些東西分了吧！”分的工作是在爭吵和毆打中進行的。接着，又開拔了。每個歐洲人都隨意挑選到一個女人……回來時人們帶了這些俘虜走了四十公里路。孩子和疲乏不堪的人都死在棍棒或刺刀下……

尸首就丟在大路邊上。有人發現一個女人蹲在那里。她是孕婦。人們就用棒打着向前趕她。前進時，她站着分娩了。她割斷了臍帶，丟下了孩子，連頭也沒有能夠掉過來看一下究竟是男孩還是女孩。

在這次旅行中，男人被征去背小米，一直走了五天而沒有拿到口糧，誰在所背的小米里拿一把吃的就得挨五十下皮鞭。……

在維涅·道克東著作中有着這樣寫實：

……烏鴉、禿鷲，連長頸上脫毛的禿鷲成群地隨着“護送隊”飛翔，它們知道每當大隊人馬駐紮下來時總會有男男女女因為受重傷或飢餓難忍終於虛弱得倒下的，也有些人會因為腳上潰爛到露出骨頭或疲憊勞累得毫無氣力不能再向前走，結果被人拋棄下來的。這些鳥群就可以圍住這類尸体爭相啄食。

啊！野營遺址的標志就是白骨成堆，婦孺殘骸累累……

在塞內加爾河上游的整個地區以至尼日爾河河口，在這大河流的南北，在庫里科羅到廷巴克圖或班迪牙加拉，不論哪一條大路或小徑，到處都有大量類似的野營遺址的骨堆和罪惡的淵藪，這是在我國國旗保護下，在這些地方唯一昌盛繁榮的貿易遺迹。①

① 前頁及本頁所引材料見让·徐雷-卡納爾著《黑非洲》一書（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

請問那些“反对作家反殖民主义的傾向”的“超政治”的先生們！这不是黑非洲的现实生活嗎？也許你說这是历史了。但是，当我正閱讀《祖国，我可爱的人民》这本书时，南非发生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用电机，装甲車，机关枪，催泪彈等代替了旧时代的殖民工具皮鞭和棍棒。請看：

新华社 22 日訊，約翰內斯堡消息：南非联邦德兰斯瓦州 21 日爆发了巨大規模的非洲人反对“通行証法”的抗議示威。白人当局出动大批軍警并且使用了喷气式飞机、装甲車、机关枪、催泪彈等进行血腥鎮压。据初步数字，已有五十六名非洲人被打死，二百四十五人被打伤。

当天上午，在約翰內斯堡以南三十六英里的未里尼琴，大約一万二千名非洲人在附近非洲人市鎮沙佩維爾的警察局前举行示威，反对南非当局长期以来强加在他們身上的“通行証法”。白人当局最初下令配备有六辆装甲車的数百名軍警用警棍毆打非洲人，并向他們投擲催泪彈。在他們驅散示威群众的企图失敗之后，殖民軍警又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示威群众，并調去一队喷气式飞机向非洲人恫吓。但是非洲人并没有被吓倒，这些飞机反而激起非憤怒。

随后，南非联邦白人当局又派了援軍，并用两辆陆军运输車、两辆公共汽車和一輛卡車載运大批武装警察去鎮压。另外，当局还調集了陸軍所組織的由白人殖民者組成的“平民突击队”去帮助鎮压。

事件发生后，警察局外面的路上流滿了鮮血。路透社記者承認，“到处是血腥和死亡的气息”，“在这个非洲人市鎮的廣場的路上，躺着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看来好像一个戰場一样”。一位新聞摄影記者拍下了他“在南非从未見過那样多的流血的照片”。

如果还需要什么証明，恰好，在我抄写这篇文章时，我收到了一封远自黑非洲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

……今天，象我曾对你說起过的那样，我来到了××（来信者的祖国）。这里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帝国主义繼續在此地統治，表面上是傀儡式的独立，人們卖身投靠，降为奴僕。但，幸而，我們的解放斗争变得一天天强大起来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我們的民族解放軍的手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的信号。我坚信，在数月之内，我們必定胜利，即使傀儡政府找来了法国殖民軍也死济于事，……这里是法西斯在統治着。請接受我衷心的友誼！……

这是什么？这不是艰巨而又壮丽的黑非洲现实生活嗎？好了，让那些“超政治”的政治家們用他們戴白手套的手去掩飾那鮮血淋漓的现实，斗争的现实吧！这些先生也許还会說我們說的是文学啊！不錯，我們饒教过他們这种詭辯。可是文学艺术又怎样呢？让我用美联社記者阿瑟·加弗向的話来回答吧！这是三月廿三日从倫敦发出的电文：

……毫无疑问南非当局使用喷气机、装甲車、美登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将在黑人长久难忘的記憶中留下激憤的痕迹。黑人通常把这样的悲剧用詩歌和故事使它們永久留傳下来，这种詩歌和故事随着年月的增长而增添新的色彩和内容。

好极了！这不但說明文学与斗争的关系，而且說明：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傾向不正是殖民主义者所制造出来的嗎？“超政治”的先生們，这就是真正黑非洲的文学艺术的来源。你看，在一定情况下，一个美联社記者不是可以比一个生在亚洲土地上的“御用文人”說出更接近真实一点的話嗎？难道还需要論証嗎？如果需要，我們再看看登在《紐約时报杂志》上《非洲——燃燒的大陆》这篇文章，它說：“这一个大陆整个儿在燃燒……它的已从殖民控制中解脫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部落，有一个共同的基

础：憎恨西方殖民主义，……”还可看看英国作家和非洲研究家戴维逊的话：“……这种文学是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文学而出现的，这当然是意料中的事。目前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主题仍在这种文学中占优势。”是的，这些文学正是被千真万确的真实生活所决定的。有什么办法呢？正是帝国主义制造了炼狱，最后也就不得不把“反对作家反殖民主义倾向”“超政治”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欺騙谎言，也一并烧死在现实的火焰里了。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烏斯曼用塞内加尔人的生命与鮮血写的这本书吧！让我们听一听《祖国，我可爱的人民》这本书的话吧！

这个从长期酣睡中醒来的国家，正像翻江倒海的洪濤在引导他们跟着自己前进。这一代青年的未来，整个民族的未来，正向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些青年在向往一个没有种族間悲剧性冲突的非洲。

正是这样，尽管这本书还没十分充分地反映出黑非洲那通紅的烈火，但，烏斯曼这黑非洲的忠实的儿子，他的贡献在于他真正发出了黑非洲人民心中要斗争要自由的战斗决心。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說的悲剧的結局，就在所有人民心中深深埋下火种。

烏馬尔·法伊确实死了。他的尸首被埋在土里。但那些杀死他的罪犯失算了。坟墓并没有成为烏馬尔安息的地方，烏馬尔活跃在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心里。晚上他在火的周圍，白天他在稻田里。孩子啼哭的时候，母亲向他讲述热爱故乡土地的青年人的事迹。清真寺旁的大树蔭下，人們在追忆烏馬尔·法伊。烏馬尔不在了，但他的“优秀的人民”，永远歌颂他。

播种的时候，他走在播种者的前面，雨季里，他时刻不离开，收割的时节，他和年輕的人們在一起。

在这个結局里含有一定的真理的光輝，這就是光明必定戰勝黑暗。因而這本書余音不絕，留給我們一個預感：黑非洲的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將不是在平靜而舒適的一場睡眠之後，就由那些“超政治”的上帝給安排好了的；而是在英雄而壯麗的鬥爭暴風雨中誕生的，人民只有用自己的雙手，突破殘暴的暴力，敲碎奴隸的枷鎖，砍斷罪惡的鐵鏈，才能解放自己。正是在這樣鬥爭的過程中，美麗的人變得更美麗了，光榮的土地變得更光榮了。這才是人民給自己安排的充滿希望的未來的道路。人民也就在這道路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學。因此它必定要成為這鬥爭暴風雨中的閃電、雷鳴。烏斯曼就作了這樣的人民的歌手。他為人民描敘了殘酷的現實，同時也勾劃出光輝的前景。這樣的文學才是黑非洲這一個偉大時代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水文。至於那些“超政治”的先生們，你們的咒語是擋不住歷史車輪前進的，你們這樣念咒的結果，只能在自己臉上打下真正奴才的烙印，讓大家容易辨別而已。至於尼日爾河，塞內加爾河，剛果河的巨浪却總是要滾滾向前的。

真正的水文，從來都是人民用他們自己的理想與智慧所創造出來的。作為中國人民，我們關懷着黑非洲兄弟的鬥爭，熱愛着黑非洲的水文。而這種水文，會像我們時代前進的鼓聲一樣，响彻人心，响彻大地，响彻雲霄。我們在一切鬥爭中前進的人民、作家，會用行動回答歷史的、時代的要求，我們要唱英雄的歌，我們不唱奴隸的歌。

劉白羽

1960年8月

第一部

1

輪船緩緩地逆流而上。河水滯重而渾黃。河的一岸是一片廣闊的平原；上面長滿灯心草，成了鱷魚隱避的地方。遠遠望去，有一帶灌木叢，陰森森的，好象隱藏着許許多多危險。鳥兒翅膀拍打着蘆葦，一行接一行拙笨地飛翔。馬拉布^①在岸邊叢叢里捕魚充飢，不時振翅沖上天空。輪船越來越靠近右岸，岸上樹木茂密，里進外出，你擁我擠，好象要爭先够上河水一樣。最前面的樹貪婪地俯在水面上，樹枝和藤蔓亂七八糟地絞成一團，活像一場植物的混戰。受到這種凶猛的排擠并被河水沖空了的棕櫚樹，躺在水面上；它那凹凸的軀干成了小鱷魚的安樂窩。棕櫚的枝葉听任流水擺布，好象漂浮的水藻。

藤蔓花正在盛開，它那經久不散的香味同燒熱的機油味和輪船的煙味混在一起。

一個男人從衣袋里掏出一支紙煙機械地把它點着，目不轉睛地瞻望着樹木雄偉的丰姿。他的女伴站在他身旁，也象是看得出了神。

船越駛向前，河口越寬廣，整幅圖景就變得越加壯麗。樹林

^① 馬拉布——鸚鵡的一種。

越来越远，出现了满是淤泥的岸滩，红树丛^①构成的暗绿色地带沿着两岸绵延伸展，十分单调。长长的树根从水里露出来，上面挂满一串一串的大牡蛎壳，一会儿被浪潮淹没，一会儿又露出来。海番鸭和那些在岸边草丛里栖息的鸭类，被轮船的喧嚣惊动了，一群群地振翅起飞；塘鹅也不安于静静的水面，一只跟着一只笨重地飞去。海鹭从高空向顺流而下的鱼群俯冲下来；伸出利爪抓住鲤鱼或梭鱼，然后向上飞去，发出嘹亮的胜利的鸣声。一群群野鹅野鸭在河里浮游，在后面留下荡漾的波纹。岸边红树丛下面，鱼狗好象受到轮船黑烟的追捕，不厌其烦地从这个树枝飞到那个树枝，变换着位置，明亮的羽毛闪烁着光辉。

这个男人以他那眼白上带有血丝的栗色眼睛贪婪地欣赏着自然景色。指缝间的香烟已经成灰，他转过头来用深沉的语调对女伴说：

“乔多尔·卢梭^②要是看见这副景色……可惜他没到此地来过……”

这个人说话时语音那样动人，音调那么低沉，余音很久还在空中振荡。

“你说得对。”她回答说。

然后他俩默默地回到船舱里。

忽然一块乌云遮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带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倾泻下来。一阵不可想象的混乱从两旁舱房的过道里传来，甲板上的旅客都跑到这里来避雨了。

① 红树——生长在热带大洋外海淤泥岸滩和河口等地，生有露出土壤外的呼吸根。

② 乔多尔·卢梭(1812—1867)，法国风景画家。

“滾到你們原来的地方去，畜生！”一个白种人喊叫着，黑人都惊恐地看着他。

这白种人把船上的一个侍者叫过来，叫他向他的黑人老乡們說明白，他們沒有資格呆在过道里。侍者恭順地轉達了白人的命令，可是誰也不願意去淋这么大的雨。于是白人就用皮鞭抽打他們。出乎意外的抗拒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分男女老幼，一个劲地来回乱抽。狭窄的过道里乱成了一团。有些人跌倒在地板上。

突然来了沉重的两拳！一拳打在颧骨上，紧接着第二拳打在肚子上，白人被打倒在地上了。

在白人面前站着一个人。他那两条长臂几乎垂到膝盖，一双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着还要給他新的打击。白人还没从惊恐中完全清醒过来，就慢慢爬起，一面直勾勾地盯着这个黑皮肤的巨人，一面用雪白的袖口揩着从嘴里流出的鮮血。

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怒目而視。只有那个女人用她那細嫩的双手去把他俩拦开：

“够了，烏馬尔，算了吧！”她恳求地說。

这两个人象两头猛犬，用激怒的眼光互相打量着。那些黑人弄不明白，这个敢于动手打“塔布”^①的巨人是谁？打一个白种人真想不到！他們的同胞不是因为一些比这还輕微的过失就受到长期关押嗎！住在船舱里的乘客，都出来到处相互詢問：“是黑人造反了嗎？”

然而很明显，黑人个个面帶惊慌，一个抱着嬰兒的女人正在哭，嬰兒的头上在流血。被白种女人叫做烏馬尔的那个暴动者，

^① 塔布 (Tabou) 是“禁忌”的意思，既指神圣不可侵犯又指污秽不可接触，意思双关，此处用来指那白人，帶有諷刺意味。